天山飛俠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◀上一回

第一回　燈火燦長街　酒肆深宵驚怪客　凍雲橫大漠　冰天雪地馳飛橇

下一回▶

這一天，正是臘月二十八，離過年還有兩天。雖然這一年下雪的次數不多，雪勢卻大，尤其十二月中旬那場大雪，下得足有四尺多深。到了十二月下旬頭上，天氣忽轉和暖，接連幾天好太陽。眼看積雪快要化完，剩不多少，忽然一夜北風，把殘雪凍成了堅冰，天氣酷冷，為哈密近數十年所罕見。快到年底，又是一場好雪，雖沒有上次雪大，也積了二尺來深。儘管雪厚天寒，道途難行，因離年大近，哈密城外西關道上，依然商賈雲集，駝馬成群，置年貨辦年事的遠近各色人等，往來如織，端的熱鬧非凡。

西關本是哈密附郭最繁盛之區，許多大商店和酒飯鋪均聚在此。天山北路，氣候多半寒冷，每交冬令，下起雪來，積上三數尺厚是常事。往往夜裡下雪，第二天早起，被積雪把門封住，不能開放，再一遲延，凍成堅冰，想開更是麻煩，所以一到雪天，一般商民住戶多是隨下隨掃，堆向一旁，聽其春暖自化。如是夜雪，清早起來第一件事便是設法開門，跟著開通人行之路，像西關這類商肆多的大街，早把積雪掃除了十之八九，只剩上次積雪所化的堅冰和浮面上薄薄一層殘雪，共總不過三四寸厚，可是一到大街去往郊外的盡頭，便是一白茫茫，無邊無際，平地高起了二三尺，對著街口不遠的驛路官道，中間雖開有一條四五尺寬，車行不能並軌的雪弄，地勢較低，但是四鄉各縣趕年集的商民，卻不喜在那官府強令人民開闢的雪弄中走，不是駕著雪橇、騎著套有雪包袱的牛馬騾駝，便是雙足踏有專為滑雪而用的雪龍、雪裡快等行雪器具，在那廣漠無垠的雪地裡

來去飛馳，到了街口，方就兩旁斜坡滑下，脫去雪具，覓地寄頓，再行入市。那成幫成夥的橇上，多有人輪流守候，接運所辦貨物，就在上面脫卸了再下來，更連寄頓都不用。當地民情敦厚，畏官如虎，又都習冷，只沒外省人耐勞。

就在這大街口上，有一姓柳的老漢，原是漢人，幼年隨人為商夥，流落在此多年，娶妻生子，子名叫柳春，年已十二。人甚聰明精幹，先在西關街口開了一個雜貨鋪。柳老暮年得子，自是鍾愛，加以一生勤苦，頗有積蓄，老想發個小財，迴轉江南故鄉，所積的錢，除營運外，一畝田地也未曾置，嗣見愛子聰明，想起祖上也是讀書人，知道當地文風不旺，又是邊遠省份，越想把兒子帶回故鄉，置些田業供他讀書承繼先業。本意等柳春長到八九歲上，耐得風霜跋涉時再走，不料乃妻戀鄉，不肯遠行，素又懼內，不敢相強，每一提起，夫妻二人必吵鬧一場，永無結果。

一晃，柳春已是十二歲，柳老空急無法，只得令他在城中一家漢人所設的蒙塾內附讀，想使先認些字，等錢財積得多了，妻室也日久迴心，再作計較。哪知柳春人極聰明英俊，生而多力，從小好武，不喜讀書，偏巧蒙塾的斜對面，便是名震西北諸省的鎮邊鏢局，裡面房屋甚多，另外還設有兩處鏢師練武的場院；柳春同學中有一小孩，恰是鏢局幫賬先生的兒子，每值老師出門，聚在一起，便把家中父母所說各武師的本領和在江湖上的威風義氣傳說出來，柳春聽了，已是心動神飛，再加每日放學時節，常趕上鏢車出入來去，鏢行中武師夥計多騎著快馬，裝束利落，身帶兵刃，一個個耀武揚威，精神抖擻，柳春看了，越發眼熱，心羨非常。正苦無門可入，這一天，正看鏢車回來，不知怎的看出了神，吃車軸碰傷了手膀。那鏢局中人個個謙恭和善，一見把街坊學童撞傷，一面命人通知乃父，一面把人抱去醫治。傷本不重，又有現成奇效傷藥，當時止血定痛，包紮停當。

這一趟鏢車，是由甘肅蘭州分號接的買賣，由哈密轉到烏魯木齊，在路上出了點事，經鏢局請了一個能手，連夜飛馬趕去，才得護送到此。那人姓周名謙，向不輕出，客人是甘、新兩省的大商幫，為了酬謝犒勞，特地請鏢師一行在本號歇息數日再走。前行本省俱是坦途，周謙已不再隨往，到店時，在後押隊抱柳春進店的便是此人。如換尋常小孩受傷，自必哭鬧不休，柳春卻是另有深心，自覺此是進身之階，不但不哭，反倒滿口稱謝，力說「無妨」，見人言動彬彬有禮，顯得又規矩又親熱。周謙見他小小年紀竟能忍痛鎮靜，應對自如，貌相資稟又好，不禁心動。一會柳老趕到，多年土著，鏢局中人好些素識，見愛子力說無事，對方不住安慰，客人和鏢師又連誇乃於，給了許多銀錢，命買糖果與吃，驚喜交集，領了回去。由此起，便與鏢行中人相識。過不幾天，傷愈上學，

揹著父母，假作拜謝為名往尋周謙，哪知人已回家。柳春終是年幼，想不起說什話好，只得回去，明日又借道謝為名前往兜搭，一連數日。頭幾天鏢行中人未在意，雖喜他伶俐，也只問答幾句便罷，嗣見每日來問為他醫傷的周師父，內中一個年老的夥計，便告以周師父乃我們好友，家不在此，無事輕易不來，等來，我叫他尋你，不必再來問了。

柳春無法，只得迴轉，正想不起用什方法進身求人習武，又不好意思再去，放學時，正想著心思往回路走，忽覺肩上有人輕輕拍了一下，回看正是周謙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忙即跪倒叩謝。周謙拉起問道：「你找我好多次，就為叩頭道謝麼？」柳春面嫩，當時臉上一紅，答不上話來，吞吞吐吐說道：「我想，我想……」底下卻說不出。周謙又笑問道：「我聽你學伴說，你想學武藝，是麼？」柳春福至心靈，忙又下跪。周謙道：「這裡人多，跟你父母說去。」柳春方欲說乃父只令讀書，不會答應，周謙已不由分說，抱起便走，到了柳家，把柳老拉向一旁，談了一會，竟出柳春所料，不但一口允諾，反把柳春交與周謙帶走，定在五日後起身。到日天還未亮，周謙便來囑咐柳老：「如有人問，便說柳春不喜讀書，已託友人送往商店學徒去了。」說罷，把柳春抱上馬背，出了西關，往沙漠中馳去。

柳春到後一看，那地方乃是一個四五戶人家的荒村，只是房舍堅牢整齊，內中一家，外表和客店相似，餘者均是住戶，後來才知內裡竟是一家，全都通連；初到是末尾一家，房舍共是三進，院落寬大，看去好似打麥場。周謙還有一個兄長，弟兄二人似是全村之主，除自己外，還有十多個學武的小孩，每日隨同練習武功，每隔一日，還念上半日書。

初去幾年，只當是鏢局教徒弟習武所在，法條至嚴，不許往別院走動，年節也不許回家，只第三年上，柳老前來看望了一次，見柳春越發成長，文武兩道俱有門徑，師父最是鍾愛，十分歡喜，別去便未再來。

一晃又是三年，柳春武功已有根底，周氏兄弟忽然置酒餞行。周謙說：「我門下只你一個外人，當初愛你資質，費了許多爭執才將你收下。如今所學已有小成，本應將本門來歷告知，一則人心難測，你年紀又輕，說將出去，反有許多顧忌。我已在暗中查看你六年，果然循謹守法，從未私自背師行事，為此將你薦往鎮邊鏢局，隨諸位師伯叔等歷練，幫同料理店中之事。從今以後，第一不許向人談說探詢，尤其不許提到學武之事。

我弟兄暗中還有好些考查試驗，到時領你到一個地方去，自會明白。至於別的規條，日前你已盡知，只要謹守奉行使了。三年後如真誠敬正直，毫無他念，自是不負我的期許。

如見你不是我輩中人，只無大過，便送你全家回南另謀生計，有我門中這點傳授，也不愁不能立足了，何況還有好些照應呢。此地真名叫作延英小集，五所房子通連，你不曾到過，席散我領你走上一回，就便拜見幾位尊長，以便日後相遇，有事求助。你如在外走口，無論是鏢局還是這裡的事，命必難保，卻休怨我沒有師徒情分。」柳春自是恭敬拜命。

席散，周氏兄弟引他去把幾所沒到過的全行走遍，最後繞到那形似客店的後進偏院內，見裡面也設有一席，上首坐定一個矮子，另外一個少年，一個壯漢，一個極美少女。

柳春只認得那壯漢姓田，餘俱初見。周謙吩咐跪下行禮，除上首矮子稱以師伯外，以下兩男一女俱稱師叔，只說排行，也未告知姓名，行完了禮，便即引出。外面早備好兩匹快馬相待，仍由乃師周謙一路，同往哈密馳去。進了西關，先往鎮邊鏢局報到，見過鏢頭火獅子神刀姜人俊和長幼兩輩鏢師同人，由賬房安排好了住處，送乃師周謙走後，方始回家看望父母。

到家一看，乃父生意越發興隆，二老身體也頗康健，又知兒子學成回來，好生歡喜。

由此起便在鏢局內當名副手，除了遵照師命每日勤習武功外，偶然也隨眾鏢師出外歷練，仗著鎮邊鏢局威名遠震，前些年，不特新、甘兩地人物俱有交情，黃河兩岸、上下游水陸兩路英雄豪傑，多有情面照應，甚至滇、黔、川、湘西南諸邊省俱通著聲氣，漫說不會有事，即便遇上有心尋事較勁的無知之輩，不知底細高下，逞強出頭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強龍難鬥地頭蛇，隨行鏢師偶有疏失，輕則用三寸長一紙鏢帖，就近尋出能手，找回場面，重則用隨帶的告急傳牌，快馬急足往回傳遞報警，不消多日，便一撥接一撥由近而遠，由附近沿途分號起直達總號，相繼派出能手前往應援。往往傳牌未到，總號未一撥能手還未起身，事情已了。

自立鏢局，三四十年中間，只有一次，在河南嵩山附近遇到一夥強敵把鏢截去，並還指名叫陣，說客貨現在決不妄取分毫，但不忿鎮邊鏢局的牛氣，要看鏢主是什人物，請來見識見識，並說新省路遠，往返需日，限了半年的期，半年期滿，人如不來，只要認輸，也自發還等語。沿途各分號接到告急傳牌，紛紛趕去，全都敗在那夥人的手裡。

隨行鏢師等了數日，算計總號早該得信派出人來，眼看日限只剩三天，人信渺然，知道

對方雖然厲害，決非自己這面幾位輕易不出馬的高人之敵，怎會如此？又過了兩天，期限愈緊，心正愁急，想不出這些老前輩一位不來是何原故，這次是自己的責任，該死該活？忽接總號飛馬傳報，說對頭已經人講和，客貨交還，現在某地聚集，可速前往，照常護送，到了地頭，速即迴轉。趕去一看，果然客貨俱在，毫無傷損。事雖平息，但是鬧了半年，儘管奪鏢時行事隱秘，但是江湖上人多是明眼，知道這夥敵人十分厲害，而鏢局中人居然期前將鏢奪回，可見能手甚多，名下無虛，於是起了種種傳說。為首幾個主持人見名聲越大，不願招搖，當年便把各地分號收市，只留新、甘兩地，出來的人也越發謙和小心，看去彷彿怕事似的，但永沒再出過什亂子。一班商幫都把它喚作太平車，生意興隆已極。

柳春雖然隨同護鏢，不過學習一些江湖上的人情規矩，一回事也未遇過，酬勞既優，同人又多，難得出一次門，離家更近，日常無事，練完武功便回家中侍奉父母，幫同料理買賣，守著師戒，一味埋頭用功，奉命而行，什事也不向人打聽。日子一多，覺出鏢頭和一干先進俱已另眼相看，不似初來淡漠，越發心喜。只乃師一別便不再來，又曾嚴命不許往訪，日常思戀不置。當地真正土民均頗善良，另有一些在彼經商，留寓多年的川、湘、秦、晉、天津等地的遊民，人數頗多，良暴不一，有的見柳老為人忠厚，頗多欺凌。柳老意欲攜子還鄉，後聽周謙之勸，令子改文習武，也是為此。果然柳春進了鏢局，這夥強梁土猾也全都斂跡，不敢再萌故態。柳春守著父訓，也未尋這班惡人報復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年終。柳老鋪子便設在西關街口，對門一家姓馬的，名叫馬二牛，夫妻二人開了一個小饃鋪，每到年終熱鬧時節，添賣牛肉泡饃加上米和牛羊肉油、葡萄乾、瓜幹、果仁甜鹹腥膩混合而成的抓飯，每年由祭灶前賣起，一直賣到大年初一天亮，做這十來天的好買賣。因城鄉各地趕年集的人們多是素識，人又誠實和氣，生涯著實有點油水。只是男的少年時隨人往天山去採雪蓮和靈雀窩，吃野獸咬斷一腿，成了殘廢，全仗妻室賢能，合手做這小本營生。兩家望衡對字，日常見面，彼此全有關照。

這年頭兩天見雪下大大，知道雪住以後趕集人多，年尾這幾天最是要緊，為想貪多做點買賣，連夜趕辦貨物，一到雪住天晴，便把鋪子分作內外兩部，現吃熱食的客人讓在門裡暖屋中坐，由乃妻一內弟接待；一切外賣的年食：饃、糕、鍋魁之類俱已冰凍極硬，便在門外搭好三層長板閣，一齊陳設，自己套上木腳，同一外甥，各穿皮風帽和手套，圍著火爐，燒上幾壺熱水，守在外面賣貨。連賣了幾日，覺著生意比往年好，雖受點凍也值。

到了二十八晚上，馬二牛正和外甥說得高興，忽聽鸞鈴響動，由口外驛路雪弄中跑來兩騎快馬，馬上兩人，一個身材高大，貌相威武，一箇中等身材，眉字精悍，都是外穿玄色罩衣，內穿錦緞狐皮長袍，足登駝毛快靴，背上斜背一個三四尺長的包裹，腰間鼓鼓囊囊似是兵刃暗器之類，另外每人手裡一根極精緻的馬鞭，似官差不似官差、似江湖不似江湖的打扮，將近街口，便按轡徐行，互相說笑而來，各說著一口京音，看去十分面生岔眼。已然走過馬二牛面前，內中一個忽然回顧了一眼，喚道：「二哥，您聞見酒香和牛肉香味嗎？跑了這一程子，我有點餓了。我想到了地頭，人家跟咱們客氣，必要現備酒席接風，又慢又不得吃。乾脆咱們這兒先吃點喝點，墊個底兒，免得主人費事，咱們還吃不飽。」前行大漢說道：「對，就這麼辦。那一套假排場，別瞧恭敬咱們，真不領情，打心裡就起膩。乾脆在這兒吃飽再去。好在五爺帶著啃骨頭的哩，真要今兒趕到，不會找不見咱們。」

這時晚飯早過，市雖未收，街口除了兩邊雪堆上停著的雪橇篷帳外，行人甚少。馬上人一邊應答，跟著回過馬來。馬二牛因是斷腿，一向坐在板凳上應客，當地遠近人民又全認識，成了慣習。馬上人見他坐在門側不曾起立，一同跳下馬來。為首大漢把兩道濃眉一豎，喝道：「老小子，你這是什麼買賣規矩！大爺們照顧你，幹嗎裝沒瞅見？還不把馬給接過去！」馬二牛聞言雖不忿氣，因見來人氣勢強橫，不敢招惹，外甥張財恰巧進門取水，無人在側，只得欠著半個身，強賠笑臉答道：「老漢左腿有病，不大利落。

二位老爺要吃煮饃，請到裡面去。那旁有木頭樁子，請老爺自己把馬繫上，一會就有人出來了。」大漢聞言方要發作，忽一少年走來，看出情勢不佳，恐馬二牛吃虧，忙搶上前接口道：「二位尊客莫怪，這老漢是條斷腿，行動不方便。他這鋪子裡燒得好牛肉泡饃，酒也頗好。尊客只管請進，這馬交我代看，一會他外甥出來，就有人看了。」二人見那少年尋常穿著，卻登著一雙牛皮快靴，貌相十分英俊，像個練家，不禁心中一動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少年還未及答，馬二牛已先搶口答道：「這是對門雜貨鋪的少東，姓柳。我們是多年老街坊。」那人聽是土著，便沒往下細問，也不說句客氣話，正要遞過馬韁令代溜馬，正趕張財提水出來，連忙接過，二人便掀風簾昂然直人。

二牛回看了一眼，搖了搖頭嘆口氣，正要發話。那少年正是柳春，新近告假回家過年，因近兩月鏢頭兩次密令局中同人，隨時留意麵生可疑之人，對於北京、直隸、河南、山東等北方來的，更要用心考查，隨見隨行密報，卻不許與人過手，即或無故欺凌，也只可忍辱退讓，不許動武還手。前晚告假還家時，並還特意把自己叫進屋去，說你家住在西關街口，通著驛路要道來人必經之地，令尊又是土著多年的商家，來人不致疑心，易

充耳目，最好換了店夥裝束，密告令尊一同留意觀察，如有發現，便是大功等語。師父別前，再四嚴囑，鏢局中事奉命即行，向例不許探詢。當時領命，回到家中，想起近數年來，局中長幼兩輩同仁相待忽然較前親密，好些從未聽過的話也入了耳，雖因謹守師戒，不曾探詢談論，聽眾人平日所說口氣，分明這鏢局另有幾位具極大本領的高人前輩暗中主持，不特總鏢頭凡事秉承意旨，不是正主人翁，便連師父、師伯那大本領，也只是後輩偏裨之流，照近兩月所奉密令，對方必是一夥厲害勁敵。先疑敵人是綠林中有名人物，糾合黨羽上門生事，仔細一想，本年買賣甚好，鏢旗四出，從未起過風浪，按照江湖過節，隨時皆可生事，而這幾次派出去的鏢師，人數極少，又都是連自己都不如的三四路庸手，分明只憑那杆鏢旗，全無戒備，就算對方洗手多年，不願由鏢車上找過節，隨便一紙書來，約上時地相見，豈不光棍？如是仇家報復，聽鏢頭口氣，來人有好幾撥，不特明張旗鼓，並且有兩三撥先到，偏又無人登門，明暗都覺不似。當地無什別的武家，只有日前由迪化回來，偶聽同人說有一老一少帶一趕車壯漢路過，長路奔馳，牲口病死，急於往三道嶺去投親；鏢頭把自己兩匹最愛的騾子借與了他，去後便下大雪，本定到了前途有人送回，如今那裡的人正忙，恐無此閒空，適才鏢頭吩咐，連命兩個跑趟子的夥計踏上雪裡快帶了騾踏子趕急將他帶回等語，聽時沒怎留意，跟著便連下密令，留意北來人，許與此有關也說不定，一面暗告乃父，一面隨時留心查看。

少年人貪功好勝，每日無事常往鋪門外眺望，這晚剛吃完了夜飯，知道連日夜市熱鬧，須到深宵才收，欲往閒遊，就便買些自用年貨，剛換好長衣走出，便見二騎由雪弄中馳來。柳春聰明，出門保了兩次鏢，耳濡目染之下已有識見，一看便覺岔眼，本打算跟蹤下去，嗣見二人返身下馬，欲往對門飲食，又是一口京音，益發心動，忙裝買饃走近前去，一面為二牛解圍，一面觀察馬上人神情動作，覺出二人雖是性暴氣粗。武功似有根底，二目更帶賊光，瞳睛閃爍，先還上下打量自己，嗣聽是對門商家之子，方始做然入內。如換稍微粗心一點的人，不必二牛開口，已先談論笑罵，柳春卻是機智，聽出二人人門後，腳步之聲忽然停歇，知道馬家鋪房共分內外兩半，為了天寒，又是年下，正門內已改作貨房，灶鍋和客座均在左側打通的兩大問內，天雖亥初，一些準備辦完年貨半夜起身、連同兩邊坡上帳篷中守候的遠方客人，多喜尋覓素識酒店饃鋪飲酒吃肉，候伴取暖，後半夜人數越多，馬家酒肉味美，離街口近，此時還有不少吃客在內，馬妻勤儉，不肯用人，只找孃家弟侄相助照料，共只兩人，必顧不到堂屋這間。這兩人足音忽止，必在偷聽，便不等二牛開口，忙使了個眼色，故意笑道：「馬二叔，你這條腿既不方便，又是半百以上的老漢，年下這忙，怎不多尋兩個幫手？自己在裡面安坐享受，等候賺錢多好。這冷天氣，你終日坐在門外，就有這一地灶大火，至多前半身烤著點，頭上身上穿多嚴實也擋不住寒氣，你那隻假腳又被大羊皮外套遮住，我們本地人都認得你，就不

起來也不會計較，剛才兩位想是大營裡新接事的老爺，官家老爺們都講規矩，見你坐著不起，還不見怪麼？如不是我爹想問你買鍋魁，管保那位戴狐皮風帽的老爺更要生氣呢。」邊說邊使眼色、打手勢，叫二牛少說話。二牛也自省悟，又嘆口氣答道：

「我這老殘廢，平時坐著做買賣弄慣，誰想到呢？今天太冷，你嬸燉的牛肉真肥，你先進去吃一碗，喝上兩盅，再帶鍋魁回去吧。」話未說完，忽聽內里門簾一響，跟著便聽女主人讓客和馬上人走動之聲，往橫裡間走進。

柳春正想人內，知道這些問答的話已吃馬上人聽去，不致生疑，方欲乘機直入，猛覺身後有人擦過低語道：「兩個蠢貨，理他則甚！快到南坡上去。」回身一看，那人已自走過，忽然回頭一笑，爐火燈籠映照之下，分明是上年學成回家時往另一偏院拜見幾位師伯叔，師命稱他為五師伯、坐在首位的矮於，料有原故，見馬二牛正命張財取鍋魁，不曾留意，忙湊近前附耳道：「二叔，我是故意說的，這兩人來路不明，你須暗中留意，休現形跡，更不可說我是鏢局中人。明日有空，再和你說。他如問時，說我買完東西回家去了。」二牛點頭。柳春鋪子原在街南頭一家，匆匆趕回，徑由門前昏燈底下溜向坡前，輕輕縱上南坡，見坡上停有好些雪橇篷帳，只一二人在內擁氈對火而坐，裝著尋人，繞向前面無人之處，心正尋思，五師伯命我上坡，人怎不見？在何處守候他呢？心念才動，猛瞥見前面下臨官道的雪堆後面有矮小黑影一閃，忙即趕去一看，人已無蹤，相隔街口已二三里，俯視下面雪弄中靜蕩蕩的，一直望向前面，更無一個人影，只來路西關街肆上依然燈火千家，燦若繁星，與積雪回光互相掩映，點綴得殘年夜景別有風光。

正觀望間，忽又聽得馬蹄疾馳之聲起自來路，疑是那兩馬上人飲罷迴轉，又覺走得大快，並與所說去往城裡尋人的語氣不符，那蹄聲已由遠而近，藉著雪光遙望，西關路上馳來一騎白馬，馬上坐著一壯漢，人強馬壯，其行甚速，眨眼工夫到了面前。柳春生長當地，人物熟悉，一見便認出那是駐防哈密領隊大臣阿良所養的心愛良駒。此馬名白雲飛，乃當地富豪所贈，日行千里，神駿非常。阿良把它愛如至寶，除自己外，只有心腹武師黑太歲王騰偶然特許一騎。當這殘年風雪的深夜，居然肯把愛馬放出在冰天雪地中奔馳，必定有緊急公事無疑。王騰生得短小精悍，不似此人健壯，別人又不應騎他愛馬。念頭才轉，那馬四蹄如飛，已自下面馳過，方覺此事奇怪，一眼瞥見壯漢身後還帶著一人，再定睛一看，原來那壯漢背上綁有一個形似小箱的包裹，身後那人身形甚是矮小，雖附在壯漢身後，人卻不曾沾著馬背，似用兩手握著那長方小包裹的兩頭，下半身斜行向上倒立起來。馬行甚速，將那人似風箏一般帶起往前急馳。未及看清，馬後那人忽然偏頭回顧，勻出一手，朝著自己面前一揮，這一來，只剩一手抓附在壯漢身後，馬行又速，

好似力未使勻，後半身忽然下落，剛一沾著馬股，那馬立將後股往上一顛，昂首一聲長嘶，弩箭脫弦般急竄出去，同時身後那人也似知道有此一著，乘著一顛之勢，立即鬆手縱落，身於一閃，便到了路側雪凹以內，身法輕靈巧妙，竟未見過。馬上壯漢也真粗心，絲毫不曾覺異，一路大聲呼叱絕塵而去。

柳春先就疑心馬後那人是先遇矮子五師伯，這一回顧落地，越發認準不差，心中一喜，見那一人一騎轉眼投入前途暗影之中，待要縱落相見，猛覺微風撲面，眼前黑影一晃，還未看真，來人已低語道：「我是你五師伯陸萍。那馬真靈，幾乎誤事。且喜移花接木，東西到手。敵黨來了好些能手，鬧得今年過年都不似往年快活。這一二年工夫，你師父為你費了很大心力，現已考查出你心性為人。此時我須往仁賢村接應，事尚難說。

這東西關係緊要，你帶了它急速回家，不可開看。另外備上幾大筐年貨，照我字條所開路程地點，天明前換了庶民裝束，假作與熟識富家代辦年貨，將這東西裝在裡面，到天快明，附一相識雪橇起身，中途再穿雪具，改道與那五老前輩送去。路上萬一有人盤問，務須見景生情，切忌動武，事越隱秘越好。本來我該送去，與人打賭，辦有一件要事，往返費時，恐萬一出什差錯，只有用這替身法穩妥。連日見你忠誠機警，方令你負此重任。如若辦到，你有此大功，便真成我們的人了。父母不可告知，只說看望師父，年貨作為禮物好了，你自相機而行罷。」說時，柳春早已禮拜起立，聞言剛答「小侄遵命」，陸萍已將手中之物遞過，道聲「事完再見」，身形一晃，便順上面雪地往前馳去，晃眼便剩了一點小黑影子，再看人已無蹤。

柳春驚喜交集，暗忖：前數日聽同人說，草上飛賽空空陸萍乃北天山小一輩中英俠，原來是他！師父既與弟兄相稱，連那日同桌的，想必都是非常人物了。無怪乎藝成回家時，師父說以後必須下苦，本領還差得遠，可是和鏢局長幼兩輩武師過手，又覺不相上下，內有幾個也是成名人物，如動真的，還未必能勝自己，只鏢頭一人深淺難知，餘者就比自己強，也似有限，心還奇怪，師父何以那等說法？照今晚五師伯本領一看，果是天上地下，突然付此重任，可見看重，如有失誤，休說無顏見人，有負師門恩義，只恐命都難保，當時又喜又怕，不敢就地開看，忙把小包揣入懷中，匆匆繞道趕回，背了父母家人取出一看，乃是用黃錦緞包就的一個尺許長兩寸許粗的圓筒，份兩不重，包紮甚緊，外面附有一信和一張字條。信甚考究，上寫「五老前輩尊啟，內詳」等字。紙條卻是粗紙，字跡也不似信皮上字工整，除畫有所去地點的途徑並加註明外，另有兩行字跡，大意是：令柳春將此信件小包，速即起身送呈五老面收，並寫那地方只此一家莊院，不必打聽，徑直登門，只說塔平湖來人，就可見到收信的李老前輩了。再還有一過雙柳溝，

往東南一拐，走出不到三里，越過沙溝子大土堆便是入莊正路，不會再有敵蹤。萬一敵人追來或是走岔了道，相逢狹路，也不必顧忌，說好便罷，不好便動手，如打不過，不必戀戰，順路前馳而下，必有人趕來接應。此外如遇川、湘口音裝束華麗的少年男女，十九都是莊主人的兒女門人，遇上必要盤問，只把前言一說，立即引往。這些少年年紀雖小，輩分卻尊，至少也高著一輩，不可失禮，越謙恭越好。可慮只是由西關起，經紅山嘴折向雙柳溝的前頭百餘里一段，幸值年底，路上盡是遠近各村鎮寨去往哈密採辦年貨的商民人等，搭上相熟雪橇行路，人再放機警些，必能混過等語。

柳春見上面並未明言何事，那小包更不許擅自開拆，道途卻開得詳細，摸不清底，只率奉命行事。先去父母房中一看，正好剛剛上炕，還未人夢，便說：「適在門外遇見同門師兄弟，說周老師生了點病。身受師恩成全，並無一毫孝敬，意欲備點年禮，搭一相識雪划子前往看望。分別已久，也許被師父留住在彼，能回來仍是回家過年。」柳老夫妻因愛子小時頑皮，不肯用功，自從投師學藝以來，不特文武全通，並還在當地馳名的惟一大鏢局內作了鏢師，名望既好，酬勞又多，一切全出老師之賜，偏是老師為人古怪，自把兒子教好，找成了事送回，便即別去，不肯受酬謝不說，連水酒也未擾上一杯，心中感激，老覺不安，年下送禮看望，自是應該，立即喜諾，為想禮物豐盛精緻一些，兩老夫妻重又爬起。柳春攔勸不聽，又不便明言，只得聽之，忙去街口坡上，尋到一個道路差不多，又和老父交往多年的村民，商量搭行。那人是個當地富商家中老僕，人甚忠厚，所駕雪橇寬大舒適，足可容納。商定回家，見老父正把適才蒸好的一大籠年糕準備切塊，要送往院中凍去，正合心意，忙接了過來，推說切成小塊怕不好帶，為表恭敬，糕上還得染點吉祥字花，一面力請二老安歇，一面將糕端向房內，揹人用刀在糕心挖一長圓形的洞，將陸萍所交圓物嵌入，仍用熱糕將它補好壓平，」上面染上紅字花，搭往院中，惟防萬一，特守在旁，等糕凍成冰板，方始人內包紮，故意草率，將四邊露出。

別的禮物原不用帶，路上也是糟蹋，好在行時父母已睡，無人相強，另用口袋裝了些路上吃的鍋魁、牛肉、爪幹之類，囑咐好了店夥，到炕上略微調養精神，不消多時，便到了約定時候，對方來人通知，立即起身，到坡一看，相隔天明還早。

橇主人沙四，因柳老父子好人緣，又是保鏢達官，難得遇到的事，還把同來兄弟沙六留下，令踏雪裡快回去，留下很寬的地方。柳春見多一人正坐得下，再三執意不肯，又把沙六由馬二牛店中喚回同行。當地雪具甚多，形式不一，此橇是人犬兩用的大雪龍，橇身丈四，三節相連，最前面還有專為駕橇而用的五條肥大雪狗。頭一節形如兩把並連的矮藤椅，前邊略似舟形，由底部突出二尺向上彎起，再反折過來，恰將人的腳腿蓋住，

椅上鋪著極厚毛氈，人坐其中，身上再搭蓋各種長毛皮褥，講究的，腳前頭還放有銅火腳爐，與橇頭的暖壺套並列；中節也是舟形。只尾部高翹，上設把手橫欄，下設活舵，容積較大，用以載貨，也可坐一二人。後節最短，與中段緊連，只有一人座位，坐立均可，專用來照管中節，以防失事。此外每節均有一柄帶鉤的雪撐子，形略似篙，沒有駕橇雪狗，或是狗病倒，或所載之物過重，便由人在雪中撐行相助。駕橇驅狗的橇主人，手持丈八長鞭坐立在後，偶然也有坐在頭一節上的。橇上原有三人，加上柳春，成了四個，前二中、尾各一。沙四為表敬意，自己在後駕橇驅犬，令乃弟沙六陪客在前並坐，不時取出酒肉果食相勸，甚是優禮。一會離開西關，滑入廣漠雪野之中。

沙四將手中長鞭在未曉寒風中一連幾下，振起極尖銳的噓噓怪響、前面雪狗聽到主人催行的鞭聲，急划動四腿，帶著三套長橇，在那一望無垠的雪原上如飛朝前馳去，晃眼工夫便是好幾裡。柳春起身較早，耳聽後面起身的雪划子鞭聲相隔極遠，近側無人知道，沙六在二牛店中耗了大半夜，便借閒話，說：「馬二孃為人算小，今晚與客人有無爭執？」探詢先遇兩馬上人的行蹤。沙六聞言，拉開風帽，先朝地上重重啐了一口，才說：「他們北方來的官衙門狗腿子，真他媽騾蛋！」柳春問故，答說：「馬二孃兄妹正在料理客人酒菜，忽往外間取物，見兩馬上人正站門內貼簾側耳朝外傾聽，便疑不是好人。因見來客穿著華貴，勢派十足，又是北京口音，料定不是向當地豪紳購買黃金的外路猾商，便是近年新設官衙門中惡差官，不敢得罪，讓到裡間入座便留了神。二人先也無什別的異處，等酒下肚一多，便信口開河起來，先朝二孃兄妹打聽當地有什有名人物，鎮邊鏢局可常與外人來往交接，井問上月有無一個半白老頭保著一個小孩同一大漢到哈密投店，另外還打聽好些不近情理的話，並向屋中吃客聲說，他所問的話，如有人知底答出，說得不差，立有重賞。這廝進門要酒菜時，先不留神犯了眾惡。如非看出他有點來頭，怕吃官府的虧，二孃又暗中連打手勢，又在年下，早把他打個半死了。後見二孃兄妹什事都答不知，眾人誰也不肯答理，竟發了怔。正拿官衙門勢力嚇人，忽由門外閃進一個戴皮風帽和大風鏡的瘦長漢子，也不理主人招呼，直向二人桌前，一言不發，遞過一張紙條，一晃便到了二人身後。二人忙著看那紙條，內中一個大漢大概不認得字，接過便和矮的湊向一起，聽矮的咬耳朵解說。那瘦長子行動真快，就勢朝二人腰背上用手指點了點，朝我們扮個鬼臉便自走出。二人只顧看字條，竟未覺察，看完想起問話，來人已無蹤影，又問我們來人何時走去。有一快口人，答說來人放下紙條便走，也沒告訴來人曾在身後點了他們一下。二人聞說，神情似頗驚疑，待不一會，會賬起身。二孃還想他大方，哪知互相掏摸了一陣，才摸出錢把散碎銀子，也就剛夠，連賞錢都沒有，便紅著一張臉走了。我坐得近，愉聽他那口氣，好似前一二月，有一武功很好的金老頭和一姓劉大漢，保著一個小主逃到哈密，想往三道嶺投親。這三人均是重犯，三道嶺親戚姓劉，

已早說好一到便即綁獻，不知怎的走漏風聲，滑脫差事不算，還把追的人前後傷了好些，連搜尋了多日，一點影子找不到，因北京今明天必還有信，由衙門轉交他們，特地趕來迎接聽信，吃完便去。還有好些話聲音太低，說時又做張做智的，恐他生疑，沒有聽真，一會吃喝完畢，便進城去了。這廝說話神氣可惡，心正暗氣，適才我由坡上回到二牛那裡，正碰見他由城裡回頭，仍騎著原來快馬，急匆匆順驛路跑去，深更半夜，不知有什急事這等闖魂，那樣好馬還嫌不快，出西關時差點沒撞了人。」

柳春聞言，知與此行有關，先前失物那人已走了不少時候，料已發覺失盜，這兩人趕去，定與相遇，算計途程，此時正好迴轉，所行雖是驛路，這等人大都饒有機變，所失之物既用本城大官愛馬騎送，可見關係重要，勢必四出搜索無疑，焉知不在途中相遇或由後面追來？第一次奉到重任，如有失閃，非但無顏見人，也對不起恩師。陸師伯曾說過了雙柳溝才可無事，相隔前途尚遠，這雪橇又不能直達地頭，到了紅山嘴附近便須獨自起身、彼時天已放明，殘年歲暮，不搭伴侶，不駕雪橇，孤身滑雪，如與對頭相遇，易啟疑心，越想越覺可慮，一心只盼早到紅山嘴，加急前行，以便把那中間數十里險路闖過。偏巧沙六貪酒，行前疏忽，忘喂雪狗，走到路上，見狗邊走邊回身亂叫，忽然想起，將橇住下餵食，餵飽以後還不能驅使急行，只在雪中緩緩跑走。

柳春心中有事，一見沿途耽延，心中愁煩，不便明言，正耐著性子盤算途程，忽見兩輛大雪橇各駕七八匹雪狗，由後面趕來，越向前去，認出上面坐的是本地熟臉。柳春為了縝密不願人知，風帽外加風鏡，裝未看見，只沙氏弟兄和對方略一招呼，便自馳過，眨眼落後老遠。心想後起身這些雪橇都已趕過，相隔天亮必無多時，照此慢法，就說中途無什波折，到時恐也延誤，其勢又不便舍橇獨行，到了紅山嘴分手再向前急趕，不知能否趕出？方自尋思作難，忽聽身後驀鈴響動甚急，積雪地裡，馬都帶有腳踏子，竟有這急鈴蹄之聲，從來罕見，由不得連沙氏弟兄都回過頭來。柳春自更比二人當心，見由身後右側面斜馳來一騎快馬，其疾如飛，晃眼便自雪狗前面橫越過去。這時狗行漸速，兩下都快，馬狗相去不過二三尺，狗如再前些，便非撞上不可，來勢又是異常迅疾，馬未帶套，四蹄一路亂劃，積雪碎冰似暴雨一般揚起滿空飛舞，嚇得前面雪狗紛紛倒退，幾乎與前節橇頭撞上。定睛一看，馬背上坐著兩個少年女子，當前持韁的一個，一身嶄新黑緞密扣銀鼠出風的緊身襖褲，外面披著一件猩猩紅的軟緞銀鼠皮斗篷，頭戴同色風帽，腰繫一條寬皮板帶，越顯得身段婀娜、英姿颯爽，面上卻蒙著一片白紗，腳登一雙劍底蠻靴。身後一女年只十六七歲，貌相好似絕美，因吃前女遮住，馬過又快，沒有看真，穿戴著一身銀鼠出風淡青軟緞風帽斗篷，腳底也是一雙劍靴，只未蒙面。腰間各露劍柄，裝束均甚奇特，從來未見。那馬身材高大，通體白逾霜雪，油光水滑，甚是鮮明，奔馳

起來，騰掉矯捷，顧盼神駿，昂首奮鬣，吐氣如雲，一望而知是匹千里良駒。馬上人既英武秀麗，又穿著那麼華麗服裝，一黑一紅，與白馬白雪掩映生輝，鮮麗奪目。剛自橇前馳過，穿紅的忽然偏頭說了兩句，朝後一指，穿青的立即回過頭來，朝自己笑了一笑，馬便馳出老遠，轉瞬之間便剩了兩點青紅相連的影子，沒向前面晨霧之中不見。

心方一動，緊跟著又有一個頭戴風帽風鏡、身穿短皮襖、足登雪裡快的少年，箭一般由後趕來，馳向前去，過時也看了柳春一眼。

柳春見這人雖是土著裝束，身無包裹什物，腳上登著牛皮快靴，全不像個趕年集的，肩背上卻微微凸起一條，好似帶有兵刃，滑行甚速，覺這兩撥男女三人大是可疑。便問沙六：「先那馬上二女可曾有人見過？」沙六答說：「聞聽人言，當地一富豪生有二女，俱是一身武藝，雪天時出打獵，或是騎馬在雪原上奔馳，但裝束不似。馬是兩匹棗紅的，所走之地也不在此，好些與人言不符。如說不是，從小生長，土著多年，差不多人都認得，從未見這樣女子。二女近始出遊，不曾親見，也許人言尚有誤傳之故。」柳春也覺敵人不準是女子，富豪之女想必不差，只後來少年可疑，因已馳遠，並無異狀，也就放開雪橇，隨即加速，回覆原狀，由雪皮上如飛前馳。

柳春暗忖：照此快法，來人的馬決迫不上，路剩一二十里，一會便到紅山嘴，只前途橫道上無人堵截，自己換上雪裡快加急飛馳，過溝便無事了。雪橇一快，後面便無人追上，不消頓飯光景，紅山嘴已然在望。柳春因前途便要分道，忙即整理衣物，好在帶物不多，只把衣履腰帶和隨身軟鞭暗器略微結束已足。沙氏弟兄再四盤問去處，意欲送到地頭。柳春執意不肯，力說：「搭載已感盛情，我送貨那家是家父多年好友，人甚老實，二位去了，定要強留款待，反誤你們歸期，那地方又在山溝裡面，路不好走，不多點路，我又沒多帶東西，滑雪前去，一會便到，何必費事？」

沙氏弟兄地理甚熟，知柳春所去一帶平日盡是沙漠，途中僅一處有水草的小地方，住著幾家寒苦羊戶，再過去只有伏波呷那邊山凹裡，近年立有一大莊院，住著一家外省遷來的大富戶，這家自來不與外人交往，路更偏僻奇儉，每年只這大雪凍冰時期能由雪上渡過去，一則相隔尚遠，二則這家主人性情古怪，莊中養有不少猛惡的怪獸，向例無人敢往，並且中隔大片戈壁浮沙，人馬俱難通行，也走不到，自己還是前年奉主人命雪天打獵，無意中走迷了路，望見那孤懸野地的大莊院，剛覺奇怪，想往討點飲食，便見前面浮雪下面山溝裡鑽出兩人，內有一個正是舊相識丁小福，以前只知他隨客人出外經商，不久便把家眷接去，已有十年不見。彼此一談，才知他便在這家當夥計，另一人是他同

夥，家便住在雪溝旁的地穴裡，另有出入道路。談了幾句，邀到他家，款待了一頓飯，因而談起這家主人雖是善士，仗義疏財，只是脾氣太怪，不見外人。全家武功極好，每次出門，向不帶保鏢的，無論遇上多少強盜，從未敗過。行時送了好些值錢禮物，說是主人辦貨剩下來賞給他的，只再四叮囑不可再來探望並向外人說起，以防主人得知，打破他的好飯碗。上半年雪化地幹以後曾往尋訪，果如所言，被浮沙阻住，無法過去。

隔不多日，小福忽來，又送了些厚禮，重新叮囑不令往訪和向人說。受人兩次厚禮，自然聽話，一直未向人談說，估量柳春與這家不會相識，否則照那勢派，也不是送點年禮便可登門的，知道所尋的人相隔尚遠，既然堅持不令送到，只得罷了。

柳春剛把沙四勸住，遠望前面紅山嘴拐角上，有三四人影滑雪急馳而過，先和沙六推謝，不曾相見，等看見時，人影已一瞥而逝。當地人多習滑雪之技，很有些滑得極快的，柳春雖生長本地，從小讀書，稍長隨師習武，郊外地理半出耳聞，僅知地名方向，並不知紅山嘴一帶鄰近沙漠，最是荒涼，雖有一二處回莊，均在東北角上，相隔還有二三十里，大雪殘年，怎會有穿著整齊的空身行客結隊而過，竟誤以為是附近村民，不曾在意。沙六也同時瞥見，轉覺奇怪，方欲談說，雪橇已然趕到分手之處。柳春又以途中餵狗耽延，急於上路，匆匆作別。沙六不願再說閒話，便未出口。

柳春早把雪裡快踏上，別了沙氏弟兄，回顧來路無人，不似前半段，雪橇人馬縱橫絡繹，遍野都是。一輪寒日新由地平上升起，隱藏暗雲低迷之中，灰白無光，積雪俱都凍凝成了堅冰，雪野茫茫，一白無垠，越發靜蕩蕩的。朔風只管強烈，片雪不飛，一味嗚嗚怒號，發出極尖厲的聲音，景物荒涼已極。目送前面雪橇已然馳遠，腳底一按勁，便照昨晚紙條所列途向，加急滑雪往前馳去。剛拐過紅山嘴，忽然想起先見那幾條人影，正與自己同一道路，前面平原雪地，轉瞬間事，竟自無跡，這幾人如何走得這等快法？

低頭一看，雪中橇印猶新，人數至少也在五人以上。少年好奇，恃有一身輕功，滑雪迅速，意欲尾追上去。一口氣追出了好幾裡，仍未追上，忽現荒村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暗忖：

這中間一段正是可慮所在，前行五人步法如此之快，焉知不是敵黨尋蹤？如若料中，自己走在人家後頭，迴避還來不及，如何反去追他；自來寡不敵眾，何況對方既敢和師父師伯叔等人作對，自非庸手，連陸師伯那高本領，尚且隱秘戒慎，自己能有多大功力？

固然人面未見，未必便是對頭黨羽，形跡可疑，不可不防，事貴隱秘，終以少與外人相

見為是。念頭一轉，為恐到晚，腳底雖然未住，卻是加倍小心，目注前途，準備一發現那幾條人影，立即相機閃避，不與對面。

哪知事不由人心意，先想追人，沒有追上，這時怕與人見，卻偏有人對面迎來。前面偏又是一道沙土崗子，兩面斜坡，來去均須越崗而過，可是誰也不知會有人來撞上。

雙方滑行迅速，都是一身好輕功，又都一心搶著上坡，等到聽出聲息，已然收避不及，這一來恰好對面，相隔不過兩三丈遠近。來人共是三個，本在到處找事，柳春恐人生疑，已被發現，自然不便再躲，只看了一眼，仍然故作從容往前馳去。雙方已將交臂而過，猛聽一聲斷喝：「站住！」柳春聽是北方口音，知道遇上對頭，暗忖：過崗便是雙柳溝，看這三人身法雖然不弱，真要被他看出破綻，憑自己的腳程本領，三數十里的雪地，自信還能闖過。心中尋思，腳底假作收不住勢，嘶的一聲，往斜刺裡滑溜出去，避開正面，錯過來人身後三丈來遠，快到那崗對面下坡方始停住。剛裝站穩回身，那三人已趕將過來，內中一箇中等身材、眉字清悍、面有刀疤的中年瘦漢，兇睛一瞪，似要發話，同行一個頭大嘴尖、鼠目鷹鼻、身材較高的大麻子，忙將手微微一擺，將他阻住。未及髮間，柳春乖覺，已先開口問道：「我聽三位老哥是外鄉口音，可是津幫裡的老客，雪中迷路，想問我麼？」對面三人原都穿著一身精細皮棉短裝，身佩兵刃鏢囊，外罩短皮氅，頭戴皮帽罩，上加風鏡，前兩人過來，已將帽罩揭向腦後，只剩一個胖漢未揭，說時，胖漢也將帽套揭去，露出一張紫黑色的肥臉，上面好些疤痕，好似新受零傷初愈，形甚醜怪，人卻比較忠厚和氣，聞言剛笑答道：「朋友，我們不是向你問路。」那麻子搶口道：

「譚老弟怎又多口了！」隨說隨向柳春上下打量了兩眼，隨使了一個眼色。先發話那中年瘦漢立繞向來路崗邊，意似防人遁走，這一來恰成了三角形。

柳春無形中被他們圍在中間，方自暗中生氣，麻子已帶著一臉詭笑，對柳春緩緩說道：「朋友好俊功夫，你貴姓呀？」柳春方要答說姓柳，話到口邊，一想不妥，忙即縮口，改說：「姓楊。你貴姓？」那麻子一雙三角鬼眼註定在柳春臉上，聞言似已覺出答話不實，仍笑嘻嘻道：「真人不說假話，我叫萬子靈，那位馮春馮二爺，這胖子是我們小夥計譚霸，朋友想已知道。朋友這麼一身好輕功，令師必是一位人物，他貴姓大名啦？」柳春昨晚才得參與塔平湖機密，初次奉命行事，本不知三人姓名來歷，聽出口氣不是佳兆，一面暗中戒備，一面強忍氣忿答道：「我與三位素昧平生，如何能知你們是誰？」麻子見對方有了怒意，全如無覺，仍詭笑道：「你當真不知道麼，那更好了。那麼朋友你一個人，大年底下，急慌慌找誰去呢，咱們哥三個由昨夜起，追兔子追到如今，想找

個地方歇歇腿，人地生疏，正沒有轍，這會相遇，總算有緣，能跟你去擾杯熱水喝嗎？」柳春道：「我家在西關，到溝那邊看一位長親的病，就便送點年禮，沒工夫奉陪。

三位來路雙柳溝不是有人家麼？如往去路走，紅山嘴附近人家更容易找。休看這裡人窮，吃的東西，年下家家都備得有，各自請吧。」說罷便要轉身。麻子把面色一沉，喝道：

「你先別走！」同時，那瘦漢子也氣勢洶洶迎截上來。

柳春道：「你我素不相識，無故一再留難，是何道理？」麻子冷笑道：「別裝子玩啦！知趣的，引了咱們同到你們莊裡，拜望你那頭子，要不跟咱們往三道嶺辛苦一趟也成。明人不用細表，光棍眼裡揉不進沙子，就憑你這個樣的，打算三言兩語就把咱們弟兄支吾回去，沒那個事！要不服氣，招傢伙比劃比劃倒成，反正得動真格的，這套假門假事你使不開。」柳春心中有病，卻摸不清頭腦，對方如此無禮，若在平日早已動手，因想起陸萍再三叮囑，為恐未過溝便與人動手，一有失閃，貽誤重任，只得忍氣吞聲答道：「三位認錯了人吧，我是西關雜貨店夥，盡人皆知，除了從小愛滑雪，有幾斤力氣，還會打狼外，從未跟人學過什功夫，你說這些，我全不解。無緣無故，我又有事，大年底下，誰和你們打架？你真要無故欺人，我們也不輕受人欺的。休看你此時人多，我打不過，除非你們打了我便逃走，不在這裡做生意，否則一報還一報，我們同族人多，你休想在此立足了。」麻子始終目光註定柳春，聞言好似將信將疑，便道：「你說咱們看錯了人，那也許是。實告訴你，咱們三位俱是北京來的差官老爺，奉公緝拿幾名要犯和藏匿要犯的窩主，給本城官衙門有公事，剛才瞅你形跡可疑，故此攔住盤問。你要真是安善良民，那也不要緊，反正你前途必有去的人家，要是不遠，咱們跟你同去，考查考查你說的是真是假。只是真話，咱們稍微吃喝一點就走，沒你的事。既看上你，打算一說一走，那叫辦不到。」

柳春心想一過溝便有接應，不會怕你，早打好了主意，故作失驚道：「原來三位是北京來的宮老爺，怎不早說呢？那是我表叔，住在溝那邊東北角崖洞裡面。三位老爺只不嫌髒，請去款待茶點好了。那裡就備辦不及我還帶得有這塊上等年糕，加上點奶子，和瓜幹一煮，也夠三位老爺吃了。」說時，那叫馮春的意似不信，方要張口，吃萬子靈使眼色止住。譚霸此行原是迫於無奈，本心實實不願又走回去，忍不住道：「萬老英雄，馮二哥，這廝實是一個本份百姓，溝那邊已然找遍，再往前走，平日盡是戈壁浮沙，哪有人家？由他走得啦。」

馮春把面色一沉，喝道：「譚老四，你拿著這麼要緊的差事偷懶，你有幾個腦袋！

要不念在你平日老實，待他們三位一回，叫你吃不了兜著走！你說沒人，上次你們七個人帶兩條狗去追差事，怎麼會丟了五人兩狗？今明兒宮門三傑一齣馬，準能找出下落。

要是跟牛老二報的事情不符，你也一樣受不得。要是現在找出線索，不但我和萬老大哥面子好看，你也可以將功折罪。因為昨天聽綠眉毛疑心你和牛老二受了人的恐嚇買動，回來造謠言，想起上輩交情，明知你乏，特意帶了出來。原想分點功勞與你，你偏不知情，一口咬定五人兩狗是怪物揹走的。我就不信有這宗子事，明是窩藏小狗的對頭使出人來假扮怪物，不知用什方法把狗先迷倒過去，然後連人帶狗一齊擒走。為了顯他威風，留下你和牛老二，再故意使出同黨來做好人，給你治傷，好叫你二人回來報信，想使我們連著失風，嚇退回去。他也不想現在亂子越鬧越大，綠眉毛哥三位全出了馬，要不辦個水落石出，誰敢回京裡去！你當是由你的便鬧著玩啦！」說時，柳春瞥見馮、萬二人身側不遠的雪堆後，有一人影閃過，看去十分眼熟，好似初由西關上路，在途中餵狗耽延，由身後趕向前去的孤身少年。譚霸在他對面，明明看見，面色突變驚異之容，卻未向同伴述說，吃完馮春搶白以後，略微遲疑，滿面愁容說道：「馮二哥，我說的實是好話。咱們弟兄兩輩交情，不比泛常，對與不對，你別見怪。並非我怕懶，只為昨晚綠眉毛打發我們上路以後，我便覺出兆頭不好。你非要尋那給我醫傷的老人家，剛到上次遇見怪物的地方，再往前走便過不去，繞了好些路仍在原地，有多奇怪！這許不是假的。

好容易勸你二位回來，如今又要趕去，我此時心裡直跳動，和上次五位弟兄出事時一樣。

你是沒見過那怪物的陣仗，當時那麼跑得快，吃它一縱，撈將回來只一撕，便成了兩半。

這決不是人力能打得過的東西，綠眉毛他們會飛劍，遇上自然不怕，我們如何能行呢？」

馮春怒道：「只你一人怕死！就算真是怪物，憑我和萬大哥這兩手暗器，也要了它的命。你瞧這小子是本地人，他能去，咱們就能去，怕它何來！難為你這大個子，這也怕那也怕，乾脆回家抱孩子多好。」萬子靈也插口道：「譚老四因為適才繞了一陣仍在原處，便害了怕，惟其是這樣，才可見暗中有人鬧鬼。本來我就不想回走，現在又遇上這小子，所說虛實難分。就說咱們不懂鬼門鬼道，不再往前，也該跟這小子去看一看。

都要像你這樣，什事都不用辦了！」馮春便問柳春：「你既是本地人，可知雙柳溝過去

三數十里那一帶地方，可有什麼出名人物沒有？」

柳春聽三人只管絮叨，心早不耐，其勢又不便突然就走，聞言一想，對頭已然跟定自己，反正到了前面非得破臉不可，樂得開開他玩笑，便鄭重其事答道：「老爺不問，小人也不敢多口。溝那邊，我只到過表叔家，不下雪，再往前走便是戈壁，怪事多呢！

人走著走著，聽人一喊名字，當時便沒有了影，誰也不敢過去。聽表叔說，人都由東面繞著走，前行五六十里有一石板搭的屋子，內裡有一怪人，那屋只容他一人長年在內打坐，也不出門，也不吃東西。誰犯了他的惡，無緣無故就送了命，再不被怪物抓死。可是過了那裡，卻是一片極好地方，那邊村莊比城裡官衙門都講究。村裡有水草有田園，人更大方，買東西永不還價，銀子多著呢，只是尋常過不去，想到村裡賣貨，必須到雙柳溝，朝那兩株柳樹叩上四十九個頭，便太太平平過去，要不那怪人會使法，任你走上一年，永遠圍著那一帶轉，休想前進一步。我沒去過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」

譚霸此時好些關礙，心中有話不敢出口，加以連受馮、萬二人譏笑、心中有氣，更不再說，只在暗中叫苦。馮、萬二人因為昨晚在雙柳溝轉到天明，不曾挪窩，聞言頗有幾分相信，只不好意思出口。馮春道：「哪有這事！我倒要去試試。」萬子靈道：「也許夜裡有點怪處，管它呢！且跟這小子再跑一趟，咱們走吧。」說罷起身。柳春假作怕官，不敢佔先，讓三人在前。馮春喝道：「叫你領路呢！小子，當老爺們跟你客氣麼！」

柳春故意說道：「小人從小就會滑雪，要是走太快了，還當我是壞人說假話，想要逃走哩。」萬子靈冷笑道：「你自走吧，憑你也跑不了。」柳春暗中切齒咒罵，道聲：「小人佔先引路去了。」說罷，腳底一按勁往前馳去。

柳春從小擅長滑雪之技，更受師傳，練了數年輕功，有了根底，斜坡下馳本極順溜，再加存心賣弄，直似弩箭脫弦一般順坡而下，眨眼工夫滑出去好幾十丈。萬、馮、譚三人起步稍遲，不料這等快法，疑心要逃，忙也加急趕去。一邊急追，馮、萬二人早把暗器取在手裡，準備稍見可疑，喝止不聽，便發出去打倒，再行拷問。柳春更是乖覺，滑到前面，覺出敵人滑雪功夫不如自己，心便放寬了一半，知道再往前急馳必致生疑，地頭未到仍有顧忌，且等過溝再說，主意打好，便把腳步止住。馮、萬等三人見柳春停步相待，雖覺他快得出奇，終想本地土人從小練習而成，滑行如此迅速，並無逃意，大約所說並非虛言，經此一來，反倒去了好些疑心，不再似前視如仇敵，絲毫不肯放鬆了。

柳春由此起益發賣弄精神，加急飛馳，回顧三人落後，便停步相待，兩下相差，最多時竟有一箭之地。不消片刻，趕到雙柳溝荒村以內。